昨非庵日纂

昨非菴日纂三集解紛卷之十五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鄉有父子相訴者。陽明先生聽之。未、終、辭、而、感、哭、俱、去。柴鳴治問何言而致感悔之速。先生曰。我言舜是世間大不孝的子。瞽瞍是世間大慈的父。鳴治愕然。先生曰。舜自以爲不孝。所以能孝。瞽瞍自以爲慈。所以不能慈。

辛元龍尉京邑時。万俟卨之孫。與岳武穆家爭

田歲久不決府委元龍裁斷積案如山元龍竝不省覩即判云岳武穆一代忠臣万俟卨助檜逆賊雖籍其家不足謝天下尚敢與岳氏爭田乎田歸於岳卷舁於火合邑稱快

西門豹沈巫於河不若宋均下令為妖祠娶婦者皆娶巫家不沈巫而自息也孫子秀火水仙太保之廬碎其像沈其人不若程伯淳令石佛放光明年當取其首以觀不火廬而自

止也凡姦詐害民者害不及身故以爲利者移其害於彼彼將自救不暇而能害人以自利乎善治邪者使邪自苦

高宗好養鵪鶉自收放有士人題曰鵪鶉飛騰遶帝都朝收暮放費工夫何如養箇南來鴈沙漠能傳二帝書帝聞之召補官

唐德宗幸梁中書齊映從駕至清涼川見旌旗蔽野 上心駭乃梁帥嚴震具軍容迎謁

上喜令震登騎作朕主人朕叱震與至尊導
馬帝後責朕以不請事朕曰山南士庶但知
有震不知有陛下今使蜀地知天子尊耳
上歎賞
由禮門知秀水值造冊躬自核實民有議均里
甲槩及士夫者公曰仕民有等爾子孫後登
無登仕者乎優仕于今敢以論恩于爾後此
不均之均也及編審畢民帖然稱平

處難處之事愈宜寬處難處之人愈宜厚處至急之事愈宜緩處至大之事愈宜平處疑難之際愈宜無意

憬然錄曰莫因事變之來便倉皇失措惟先定已之心心定自有區處

復所日凡人正當議論人時一團盛氣若遽阻他反不授機更伸其辨是增人之過亦已之過也且自繇他待他氣平方緩與說更於濟

人處私自化之尚可使歟

王安國安石弟以茂才入對帝問卿兄秉政若何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耳荆公與呂惠卿論新法平甫吹笛于内兄諭之曰請學士放鄭聲平甫卽應曰幸相公遠佞人

何文淵守溫州有兄弟感婦言而爭訟者何判云秪緣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鴈影分兄弟悔服

凡善救人者必先解其怒而示以所樂聞然後
其言不勸自行若人怒彼不是我却以爲是
何異燎之方盛又搵膏以熾之也漢田蚡繫
灌夫罪至族竇英上書武帝言夫名冠三軍
蚡因盛毀夫所爲灌夫不免宣帝怒蓋寬饒
怨謗鄭昌上書謂寬饒進能憂國退能死義
特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帝怒不聽
寬饒自刎北闕下東披下御史獄張安道上

書救之謂東坡爲天下奇才今其子恕齋至登聞鼓院恕徘徊不敢投東坡出獄見其副本吐舌色動謂深得張恕力凡此皆不善捄人者也翟璜面折魏文侯非仁君以得中山不封弟而封子也文侯怒任座謂君仁則臣直以是知侯爲仁君也文侯乃復名翟璜唐穆宗時崔發毆曳中人因下獄李勃張仲方倫等申捄皆不聽李逢吉獨從容言曰崔發

果大不恭然其母年八十因子下獄積憂成疾陛下以孝治天下所宜矜念　上愍然曰諫官但言發寃從未有言其不恭并及其老母者如卿言朕何爲不赦之凡此皆善捄人者也善哉吳曾之言曰止罵所以助罵助罵所以止罵又曰勸人不可指其過須先美其長人喜則語易入怒則執轉甚觀上數事具驗之矣

齊晏嬰短少使楚楚故為小門延嬰嬰不入曰
使狗國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狗門入王
曰齊無人耶何使子也對曰齊擇賢者使賢
王不肖者使不肖王嬰不肖故使王耳頃之
王命縛一人來曰齊人坐盜王視嬰曰齊人
善盜乎對曰嬰聞橘生于江南至江北為枳
枝葉相似其實味甘不同水土異也今此人
生於齊不解為盜入楚則為盜其實不同土

使之然也王笑曰寡人亦取病焉

盛昺為縣令有盜數百夜刼庫昺潛登庭樹賫硃墨二竝候盜出入濡筆洒其衣明旦閉城門密命邏者衣有迹者悉捕之不失一人

張蕘年為汝南太守劉崇之兄弟分析家貧惟一牛爭不能決訟于郡庭蕘年愴然見之謂曰汝曹當以一牛故致此鬩脫有二牛必不爭乃以己牛一頭賜之於是境中各相戒約

咸敦敬讓

周舉爲并州刺史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輙一月寒食歲多死者舉到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温食於是衆惑解而俗易

馮道根守鍾離山魏中山王英率衆攻城梁命韋叡救之進頓邵陽洲塹壘爲城道根能走

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比曉而營立夾大驚曰是何神也圍遂解

張敎判同州出兵備邊州徵箭十萬枝以雕鴈羽爲之價翔踊不可得敎曰矢去物也何羽不可節度使曰當須省報敎曰州距京師二千里如民急何萬一有責下官任其咎一日之間價減數倍尚書省竟如所請

張愷知江陵時大軍征交趾所過州縣無不遭

譴者。道江陵。鎧以畀內衙軍。一軍咸喜。總帥奇之。欲試鎧倉卒。曰。購取火爐。及架數百。鎧命木工以方漆桌。鋸半腳。即其中坐鐵鍋燃火。又取火燎數千。鎧遍收民家葦簾應之。又取馬槽千餘。鎧使針工并各婦人。以綿布縫成槽。綴槽口以繩。用木椿張其四角。飼馬良便。卷收前路足用。總帥嘆曰。眞用世奇才。

許將閩縣人。舉進士第一。歐陽脩讀其文曰。王

沂公流也章惇蔡卞罪元祐諸人欲舉漢唐故事大行誅殛將諫曰本朝治道遠過漢唐者未嘗殺戮大臣也惇卞又欲發司馬光墓將諫曰恐非盛德事哲宗嘉納之所謂談言微中者也

唐大將田希鑒附朱泚泚敗李晟以節度使巡涇州希鑒郊迎晟與之並轡而入道舊甚歡希鑒不復疑晟伏甲兵而宴宴畢引諸將下

堂曰我與汝曹又別可各自言姓名於是得為亂者三十餘人數其罪殺之顧希聖曰田郎不得無過并立斬

楚公子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晉王廞之敗沙門曇永匿其幼子華使提衣囊自隨津邏疑之永訶曰奴子不速行箠之數十繇是得免二事相類若郭子儀殺羊而裴諝劾之李懃進兵而

温造彈之亦此意也

仁宗靈駕到永昭陵且有日忽傳皇堂棟損有司憂駭韓魏公至諸使見公鈞公旨皆欲不問而掩之公正色曰不可果損當易之遂塟期侈所費此責猶可當若苟且掩之後有壞發臣下何以當責一坐歎息服其臨變處事不苟既到皇堂棟廼不損

狄青宣撫廣西時儂智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

値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
從事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
青忽稱疾暫如內久之使人諭孫元規令暫
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坐客至曉
客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奪
崑崙矣
楊繼宗知秀州富民有忠將貧者停殺繼宗
責富民輸二百金聽別擇揀既許之以我臥

此付爾。爾立家。爾女得所矣。今即日成婚。

五代徐知誥兼中書令副都統徐知詢數與知誥爭權知誥患之召知詢飲以金鍾酌酒賜之曰願弟壽千歲知詢疑有毒引他器均之跪獻曰願與兄各享五百歲知誥變色左右莫知所爲伶人申漸高徑前爲詼語掠二酒合飲之懷鍾趨出腦潰而死

錢元懿牧新定一日閭里輒數起火居民憂恐

有巫楊媪因輿妖言曰某所復當火適如其言民競禱之元懿謂左右曰火如巫言巫爲火也宜殺之乃斬媪于市自此火息

李文祥有才能與萬安之孫弘璧爲同年進士安欲引爲巳附使弘璧延款於家屬題畫鳩文祥卽奮筆作詩末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巳功

施佐與弟佑俱致仕歸家以田產積隙親友分

解不能同邑嚴鳳棻以孝友著一日佑喜段
爭産事鳳顰蹙曰吾兄苦懦令得奴爾兄强
敎盡奪田吾復何憂因揮淚不已佑乃惻然
感悟遂拉鳳詣兄宅且拜且泣佐亦垂涕遂
各以田相讓友愛終身二姓至今蕃衍
安守忠知易州治尚簡靜嘗與僚佐宴飲有軍
校謀變闖者會卒入白守忠言笑自如徐顧
坐客曰此輩酒狂爾擒之可也人服其量

丙吉知陳留有富翁年九十無男娶鄰女一宿而死後產一男至長其女曰吾父娶一宿身亡此子非父之子爭財數年不決丙吉云嘗聞老翁兒無影不耐寒其時秋暮取同歲兒共解衣試之老翁兒獨呼寒日中果無影遂直其事

韓延壽守左馮翊民有昆弟相訟者韓嘆曰風化大傷咎在馮翊因發疾不視事閉閤思過

訟者深自悔謝郡中翕然化之
楊雲才多心計無有繕修畧以意指授之人不
知所爲及成始服其精妙爲荊州同知日當
郡城改拓時錢穀之額已有成命而臺使者
檄下欲增二尺許監司謀詣守令欲稍益故
額雲才進曰某有別畫不須費一錢也次日
馳至陶所命取其模以獻怒曰不佳盡碎之
而出已所製模付之曰第如式爲之諸工視

其式無以異也然雲才實於中陰溢二分許
積之得如所增數城成白其故監司乃大服
汪應軫當　武宗南巡抗疏直諫廷杖幾斃出
守泗州泗州民情弗知農桑軫勸耕出帑
金買桑教之藝募桑婦教之蠶郡卒馳報
武宗駕且至他邑務偟勾攝爲具民至塞戶
逃匿軫獨凝然弗動曰吾與民素相信即駕
果至旦夕可集今　駕來未有期而科派四

出縱吏胥爲奸耳他邑用執炬夫役以千計

伺候彌月有凍餓死者輙命縛炬榆柳間以

一夫掌十炬比　駕夜歷境炬伍整飭及過

他所中使絡繹恣索無厭輙計中人陰懦可

懾以威乃牽壯士百人列舟次呼諾之聲震

遠近中使錯愕不知所爲輙麾從人速牽舟

行頃刻百里送出泗境　武宗至南都令泗

州進歌女數十人蓋中使啣輙而以是難之

也彰奏泗州婦女荒陋且近多流亡無以應
敕旨臣向所募桑婦若干人倘蒙納之宮中
俾受蠶事實於王化有裨詔且停止

明鎬知并州奏擇習事者守堡砦軍行娼婦多
從之鎬欲驅逐惡傷士卒心會有忿爭殺娼
婦者吏執以白鎬曰彼來軍中何耶縱去不
治娼聞皆走散

楊璡授刑徒知縣會中使如浙所至縛守令置

舟中得賂姑釋將至丹徒璡選善泅水者二人令著耆老衣冠先馳以迎中使怒曰今安在汝敢來謁我耶令左右執之二人卽躍入江中潛遁去璡徐至紿曰聞公驅二人溺死江中方今聖明之世法令森嚴如人命何中使懼禮謝而去雖歷他所亦不復放恣云

梁毗爲西寧州刺史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爲豪遞相妻辱每尋干戈毗患之

後因諸酋長以金遺毗置坐側對之慟哭曰此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今將來欲殺吾耶一無所納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文帝聞而善之

呂陶調銅梁令民龎氏姊妹三人冐隱幼弟田莊愬官不得直貧至傭奴于人陶一問三人服罪弟泣拜願以田半作佛事以報陶曉之曰三姊皆汝同氣汝幼時適爲汝主之耳不

然亦為他人所欺與其捐半供佛曷若遺姪復為兄弟顧不美乎弟泣而聽命

文聘守江夏孫權將數萬衆卒至時大雨城柵崩壞未及補治聘聞權至乃勑城中人使不得見自臥舍中不起權果疑之語其黨曰北方以此人忠臣委以此郡今我至而不動不有密謀必有外救遂不攻而去

桓謙入寇荊州刺史劉道規破斬之初謙至枝

江江陵士民皆與書言城中虛實許爲內應王是簡得之道規悉焚不視衆乃大安

慶域守華陽後魏軍攻圍南鄭時乏糧人情恟懼州有空倉數十域手自封題指示將士云此中粟支三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以安

李廣守上郡匈奴大入廣從百騎匈奴有騎數千陳山上百騎欲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走則彼追射我立盡我留匈奴必以我爲

大衆之誘不敢擊乃令諸騎前未到匈奴陳
二里止又令皆下馬解鞍騎曰虜多且近有
急柰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解鞍以示不
走用堅其意胡騎各引去不敢擊
霍王元軌為定州刺史突厥入寇州人李嘉運
與虜通謀事洩高宗令元軌窮其黨與元軌
曰强寇在境人心不安若多所逮繫是驅使
叛也乃獨殺嘉運餘無所問因自劾違制上

覽表大悅謂使者曰朕已備之向無王則失定州矣

蘇軾通判密郡有盜發而未獲安撫使遣三班使臣領悍卒數十人入境捕之卒凶暴恣行以禁物誣民强入其家象畏罪驚散民訴于軾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悍卒聞之頗用自安軾徐使人招出戮之

杜紘知鄆州獄繫囚二百人紘至旬日處決

盡。嘗有掛讖城隅，著妖言其上，期爲變。州民皆震。俄而草場白晝火，蓋所揭一事也。民益恐，或請大索城中。紘笑曰：奸計正在是，冀因吾膠擾而發，柰何墮其術中？彼無能爲也。居無何，獲盜，乃奸民爲妖，遂誅之。

劉珙知潭州，湖北茶盜數千人入境。珙曰：此非必死之寇，緩之則散而求生，急之則聚而致死。揭榜諭以自新，聲言兵且至，今屬州縣具

數千人食盡果散去存者無幾遣兵一戰敗
之誅其首惡餘隸軍籍
趙尚寬知河中府神勇卒苦大校貪虐刻匿名
書告變尚寬命焚之曰妄言耳衆乃安已而
奏黜大校分士卒隸他營
劉几知保州方春大集賓客飲至夜分忽告有
卒謀爲變者几不問益令折花勸坐客盡戴
益酒密令人分捕有頃皆擒至几遂劇飲達

且人皆服之號戴花劉使

南梁太守馮道根戍阜陵初到修城隍遠斥堠如敵將至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城未畢魏党法宗等衆二萬奄至城下衆皆失色道根命大開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兵戰破之魏人見其意思閑暇戰又不利遂引去道根將百騎擊高祖珍破之魏軍根運絶引退閒時忙做忙時閒做

道根之謂乎

周之屏在南粤時江陵欲丈量有司以徭僮田不可問比入覲藩臬郡邑合言于朝江陵厲聲曰只管丈屏悟其意揖而出衆尚囁嚅江陵笑曰去者觧事人也衆出問云何曰君相方欲以法度齊天下肯明言田不可丈耶伸縮當在吾輩衆方豁然

段秀實以白孝德薦爲涇州刺史時郭子儀爲

副元帥居蒲子晞以簡較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屯邠州邠人嗜惡者竄名伍中白晝頡頏於市輒擊傷市人椎釜鬲甕盎於道甚至撞害孕婦孝德不敢言秀實曰天子以生人付公公見人被害恬不爲意如大亂何孝德曰願奉教秀實曰公以某爲都虞候某能爲公已之孝德即檄署付軍俄而晞士入市取酒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取之斷首置槊上

植示門外一營大譟盡甲秀實徐解佩刀選
老躄一人持馬至轅門下甲者皆出秀實笑
而入曰殺一老兵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
者愕然秀實因曉之曰尚書負若耶副元帥
負若耶柰何欲以亂敗郭氏俄而晞出秀實
曰副元帥功塞天地今尚書恣卒為暴亂天子
邊罪及副元帥矣今邠惡子弟竄名籍中殺
害人人皆曰尚書以副元帥故不戢士然則

郭氏功名其與存者有幾晞載拜曰公幸教
隨叱左右解甲秀實曰吾未晡食請爲我設
具已食又曰吾疾作願一宿門下遂臥軍中
晞大駭戒候卒擊柝衛之明日晞與俱至孝
德所陳謝邠賴以安

呂公孺知永興軍徙河陽洛口兵千人以久役
思歸奮斧鍤排關不得入西走河橋觀聽洶
洶諸將請出兵掩擊公孺曰此皆亡命急即

變生即乘馬東去遣牙兵數人迎諭之曰汝輩誠勞苦然豈得擅還一渡橋則罪不赦矣太守在此願自首者止道左皆竚立以俟公孺索倡首者黥一人餘復送戍所語其衆曰若復偃蹇者斬而後報衆帖息

高定子知夾江縣特部邑有爭田者十餘年不決部使者以屬定子定子察知僞爲質劑其人不服定子曰嘉定改元詔三月始至縣安

得嘉定元年正月文書耶兩造遂決

温造爲京兆尹時戎羯亂華詔下南梁起甲士五千人令赴闕下將起師人作叛逐其帥因圍集拒命歳餘憲宗深以爲患造請以單騎往至其界梁人見造一儒生皆相賀無患及至但宣詔赦安存一無所問然梁師負過出入者皆不捨器仗温亦不誡之他日毬場中設樂三軍並赴令於長廊下就食坐筵前臨

堦南北兩行設長索二條令軍人各於面前索上掛其刀劍而食酒至數巡鼓噪一聲兩頭齊力稱舉其索則刀劍去地三丈餘矣軍人大亂無以施其勇然後闔戶斬之南梁人自爾累世不敢復叛

李亨爲鄞令民有業圃者茄初熟鄰人竊而鬻於市民追奪之兩訢于縣亨命傾其茄於庭笑謂鄰人曰汝眞盜矣果爲汝茄肯於初熟

時併擒其小者即遂伏罪。

王沓領并州刺史。有婦人臨水浣衣。有乘馬行人。換其新靴去。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沓召居城諸嫗以靴示之。曰有乘馬人。于路被賊殺害。遺此靴。焉得無親屬乎。一嫗哭曰。兒昨着此靴向妻家也。捕而獲之。時稱明察。

薛簡肅公奎帥蜀。蜀民有得僞蜀時中書印者。夜以錦囊掛西門。門者以白。蜀人聞之者萬計

昔海海出異語且觀公所為奎顧王吏蔵之

畧不取視民乃止

張希崇守祁州郭氏有義子自孩提撫至成人

因戾不受訓遣之郭氏夫婦相次俱死有嫡

子已長時郭氏諸親與義子相約云是親子

欲分其財助而訟之前後不能定獄希崇覽

其訴狀斷云父在已離母死不至假稱義子

辜二十年撫養之恩儻曰親兒犯三千條悖

逆之罪生涯并付親子訟黨依律定刑聞者
服其明斷
張鷟在河陽有客失驢因捕急盜乃夜放驢而
藏其鞍鷟令客勿秣驢夜縱之驢尋向所餵
處遂捕其家得鞍人服其智
大后時嘗賜太平公主寶物兩盒值金百鎰尋
爲盜所得天后大怒長史曰三日不得盜罪
死長史懼謂主盜官曰兩日不得賊死尉謂

吏卒曰一月不擒獲先死吏卒計無所出遝湖州別駕蘇無名相與請之至縣卒白尉曰得盜物者來矣尉怒曰何誣辱別駕無名笑曰吾歷官擒姦摘伏有名此輩請爲解阨耳尉白長史無名請見后對玉階乃言曰若委臣取賊無拘日月且寬府縣令不追求仍以兩縣擒盜吏卒盡以付臣爲陛下取之亦不出數日耳天后許之無名戒吏卒緩至月餘

値寒食無名盡召吏卒約曰十人五人爲侶於東北門伺之見有胡人與黨十餘衣縗絰出赴北邙者可踵之而報吏卒伺之果得馳白無名往視之問伺者諸胡何若伺者曰胡至一新塚設奠而哭不哀既徹奠即巡行塚旁相視而笑無名喜曰得之矣因使吏卒盡執諸胡而發其塚剖棺視之棺中盡寶物也天后問無名卿何術而知此盜對曰臣非有

他計但識盜耳當臣到都之日即此賊出葬之時臣見即知是偷但不知其葬物處今寒食節拜掃計必出城尋其所之足知其墓賊即設奠而哭不哀明所葬非也奠而哭畢巡塚相視而笑喜墓無損傷也向若陛下迫促府縣擒賊計急必取之而逃今若更不追求自然意緩故未將出天后悅賜金帛加秩二等

劉皓初爲林城令涖事嚴明會鞫劫盜獄吏令盜僞通買物者十餘人乞追證意欲乘時規利皓佯爲無能者判曰並要正身違限重斷及期如數勾至皆衣服鮮潔豪子也皓命屏鞫獄吏別以他吏引賊至庭下認之皆無識者皓曰爾能通姓名而有不識者乎賊愕然實告命盡釋之吏置重法一境欽畏不敢欺皓謂諸吏曰我河北村秀才深知民間利病

爾宜屏縮以候來者。

嘉靖間倭寇大作。張經巡方至嘉禾。賊目武塘將逼城。公出酒百餘甕。米五十包。毒之。封包如故。載以二小舟。授數健兒。貫冠服文牒。若犒兵者。賊見逐之。健兒浮水遁。賊入舟。見冠服文牒。信爲犒兵也。呼類歡飲。俱醉。復作飯食之。一時流血暴死者七八百餘。賊知中計。遂揃戒勿食民間遺物。曾爾驟至。又無所得

食淵濟饑困斃者益衆遂去

唐宣宗懲閹宦之横令狐綯密奏云但有罪莫捨有闕莫塡自然無遺類矣此法可行之爲僧道者尤可行之於汰兵

聞人頡立初籌江都旣擢知崇德縣將事孔殷過軍譁然徼功必欲挾邑宰代申希賞事出倉卒乃于各人劵曆中批云破賊有勞乞行推賞以縣印倒用之洎考功行下詰問則申

以乞驗印文正用者是廟堂奇之

南唐烈祖殂孫晟草遺詔以宋后監國學士李夷鄴曰此必奸人所爲大行嘗云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作禍階且嗣君明德聞於天下汝曹何遽爲亡國之計若遂宣行吾對百僚裂之事遂寢

宋神宗以北虜將入寇亟取民車爲戰具民大驚擾存中入侍神宗顧曰卿知籍車事乎曰

未知車將何用神宗曰北虜以多馬取勝惟車可以當之曰敵之來民父子不保何暇恤車姑籍其數而未取何傷神宗曰卿言有理存中曰車戰之利古人所謂輕車者兵車也五御折旋利於輕速今之民車輜車重大椎樸以牛挽之日不能行三十里少蒙雨雪則跬步難進故俗謂之太平車恐兵間不可用耳神宗益喜曰無人如此語遂免籍民車執

政問存中曰君何術而立談罷此事存中曰聖主可以理奪不可以言爭若事可用其敢以爲非耶

人主宮闈中少有偏聽臣子不可過爲排擊如漢高祖欲易太子張子房惟安太子巳耳不能使帝必去戚夫人也袁盎惟止愼夫人不與后並坐巳耳不能使帝必去愼夫人也蓋內闈燕私人臣自有不敢訟言者使果能令

二帝去二夫人亦為人臣之福乎

陳忠肅公智明慮遠事無大小必原始要終驗如符契方赴召命至闕聞有旨令三省繳進前後臣僚章疏之降出者公謂宰屬謝聖藻曰此必有奸人圖蓋已愆而為此謀者若盡進入則異時是非變亂省官何以自明因舉蔡京上疏請滅劉摯等家族及妄言携劾入內欲斬王珪等數事謝驚悚即白副時宰錄

本予省中其後京黨欺巫蓋抹之說不能盡行録有此迹不可泯也

王文正公與人寡言笑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郡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韓魏公與歐嘗同事兩府歐性素褊曾則齟齬無議事至厲聲相攻公一切不問俟其氣定徐以一言可否之二公皆服

眞宗不豫李文定以宰相宿內祈禳時太子尚幼入大王元儼者頗有威名問疾禁中累日不出執政患之偶翰林司以金盂貯熱水過問之王所需也文定取案墨筆攪水中盡黑王見之大駭意其爲毒即上馬去

金兀朮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宗澤對客圍棋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

伏其歸路金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金
果敗
統制酈瓊率諸軍縛廬州節制呂祉歸劉豫張
魏公浚方宴僚佐報至公色不變徐曰此有
說樂飲至夜分遣爲蠟丸遣死士持遺瓊言
事可成成之不可速全軍以歸虜得書疑瓊
分隸其衆困苦之邊賴以安
元豐間劉舜卿知雄州虜寇夜竊其關鎖去吏

密以聞舜卿置不問但使易其門鍵大之後數日虜牒送牒者并以鎖至舜卿曰吾未嘗亾鎖命加於門則大數寸併盜還之虜大慚沮盜者亦得罪

趙從善尹臨安宦寺欲窘之一日索朱紅桌三百隻限即日從善于市中取茶桌一樣三百隻糊以清江紙用朱漆塗之咄嗟而成兩宮幸聚景園回索火炬三千枝限以時刻從善

命於娼家取竹簾束之頃刻而葬

苗劉之亂張魏公浚在秀州議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忽一人持刃立燭後公知爲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傅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公曰若是則取吾首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寧肯爲賊用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耳公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

其姓名不荅攝衣躍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公命取死囚斬之日夜來獲奸細

陝右錢舊以鐵有議更銅者會所鑄子不踰母請亾利遂止伊川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錢歸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

又有議增解鹽直者伊川曰價平則鹽易渙

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

余友徐伯鷹仕宦三十年家業不逾中人宗中兩姓爭尺寸地至治兵相攻伯鷹出橐中貲人與百五十金爭乃罷此與古人毀璧止鬬何異但難爲受者耳罷官歸詩酒自娛嘗夢中得句曰風清鳥定泉鳴枕夜靜僧歸月滿林境甚幽始有所自也

見人與人忿爭不休者語之曰天下事未有是
全在我不是全在別人之理但念自己一個
不是即吾之氣平但說自己一個不是即人
之氣亦平矣

唐時孝子王漸作孝經義五十卷凡鄉里有鬬
訟漸詣門高聲誦一卷多爲慚謝

秦王以連環送君王后求解君王后對使擊碎
之云已解竟齊神武令文宣治亂絲文宣抽

佩刀斷之日亂者當斬如此膽識不特可以
剸繁劇當艱鉅之投無所疑懾用以學道必
能懸崖撒手作自繇自在人不然瞻顧前後
終放捨身命不得也

點破無稽不根之論只須冷冷語半言看透陰陽
顛倒之行惟此冷眼一隻

趙昔爲相於廳事坐屏後置二大甕凡有人投
利害文字皆置中滿即焚於通衢

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
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王旦
旦請勑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
上大喜德明得詔慙且拜曰朝廷有人
契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幣　上問王旦旦曰
東封甚近車駕將出以此探朝廷之意耳
上曰何以荅之公曰只當以微物而輕之也
乃於歲給三十萬物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

領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懟次年復下有司契丹所借金帛六萬事屬微末仰依嘗數與之今後永不為例

曹瑋等行兵當在邊蕃部有過惡者皆平定之每以餞將官為名出郊而兵馬次序以食品為節若曰下某食即某隊發比至水飯則捷報至矣

李順黨中有殺耕牛避罪逃亡者張詠許其首

身拘毋十日不出釋之後拘其妻一宿而來公斷云禁毋十夜畱妻一宵倚門之望何疎結髮之情何厚舊爲惡黨今又逃亾許令首身猶尚顧望就市斬之於是首身者繼至並遣歸業民悉安居

眞宗至澶州歲猶未退寇準日六軍心膽在陛下身上今若登城必擒賊矣　上因御澶之北門將士望見黃屋皆呼萬歲聲震原野勇

氣百倍

宋明肅太后欲以袞冕謁太廟諫疏交上俱不納薛奎關右人語氣明直不文其談獨於簾外口奏日陛下大謁之日還作漢兒拜耶女兒拜耶明肅無答是夕報罷

韓億知洋州有大較李甲財豪鄉里誣兄子為他姓賂里嫗之貌類者使認為巳子又醉其嫂而嫁之盡奪其奩橐嫂任訴于州申行賂

嫂侄反自誣服受杖而去積十餘年公至又出訴公察其冤因取前後案牘視之皆未嘗引乳醫爲證日盡名其黨立庭下出乳醫示之衆皆伏罪子母復歸如初

秋青之征智高也自過桂林卽以辨色時先鋒行先鋒既行青乃出帳受衛罷命諸將坐飲酒一卮小餐然後中軍行卒以爲嘗及頓軍崑崙關下翌日將度關晨起諸將立甚久而

青尚未坐治至日高親吏疑之遽入周視則
不知青所在諸將方驚愕俄有軍候至曰宣
徽傳語諸官請過關喫食方知青已微服同
先鋒度關矣

宋寶塔灾得舊瘞舍利迎人內廷傳言有光怪
將復建塔余靖言彼一塔不能自衛何福可
及於民凡廢州皆有光水精及珠之圓者夜
亦有光烏足異也　上從之

英宗遇貂璫少恩左右不悅多道禁中隱密雖大臣亦惑之韓琦獨屹然不動昌言於衆曰豈有前殿不差了一語而一人宮門得許多錯來簾前亦屢以此爲對人情知公不搖妄傳者遂息慈壽一日遣密札與公有爲孀婦作主之語仍物中貴侯報公但曰領旨

韓魏公潛察英廟已安而曹后未有還政意乃先建議英廟日可一出祈雨使天下識官家

上然之咨太后太后怒曰何不先禀孩兒未
安恐未能出公曰可以出矣后曰人主出不
可不備禮儀方處喪素仗未具公曰此小節
朝廷願旨卽辦不數日素仗成　上遂幸相
國寺京師之疑已解太后不久卽還政
治平中夏國泛使至將以十事聞朝廷未知何
事時太常少卿祝諮館伴旣受命先見樞府
已而見丞相韓琦曰樞密何語曰樞府云若

使人議及十事第云授命館伴不敢輙及邊
事公笑曰豈有此主飲食而不及他語耶公
乃徐料十事以授祝曰彼及其事則以某辭
對辯某事則以某辭折及宴果及十事凡入
事正中公所料夏人竦服
知永興軍起居舍人毋湜上言乞廢陝西鐵錢
朝廷雖未從其鄉人知之爭以鐵錢買物賣
者不肯受長安閉肆僚屬請禁之彥博曰是

愈使惑擾也乃名絲絹行人出其家縑帛數百疋使買之日納直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衆知鐵錢不廢市肆復安

入内都知任守忠者姦邪反覆間諜兩宮時司馬溫公呂諫議凡十餘章請誅之英宗未施行宰相韓琦一日出空頭勑一道參政歐公已僉書矣參政趙槩難之問歐公曰何如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公坐政事堂以頭子

勾任守忠立廷下數之曰汝罪當死責蘄州團練副使蘄州安置取空頭勑塡之差使臣即日押行意以爲少緩則中變矣

劉敞奉使契丹公素知虜山川道里虜人道自古北口回曲千餘里至都河公曰自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中京何不道彼益虜人故迂其路以地險遠誇使者不虞公之問也相與驚顧羞愧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

如馬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問公。曰。此駮也。言其形狀聲音。虜人益歎服。

金人新和。欽宗命衛膚敏爲生辰使。公言虜生辰後天寧節五日。金虜未遣使而吾反先之。萬一不至。爲朝廷羞。請至燕山候之。脫不來。則以幣置諸境上。上然之。金人果不來。公置幣而返。

鄞縣有稅官。以賄播聞。然恃力文身。自號能殺

人衆皆憚之雖監司州將未敢發程明道至其人不安輒言曰外人謂某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言未訖先生笑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嘿不能言後私償其所盜卒以善去

馬軍副都指揮使張旻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謀欲爲變上召二府議之王旦曰若罪旻

荊自今帥府何以御衆急捕誅者則震驚都邑陛下數欲任旻以樞密若擢而用之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上曰王旦善處大事眞宰相也

田叔爲魯相初至官民以王取其財物訟王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二十餘各搏二十怒曰王非汝主耶何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慚發中府錢使叔償之叔曰王自使